

分段
詳注

東萊博議

分評註

東萊博議卷二

大城劉紫山註

吳興費隻園評

鄧三甥請殺楚子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肅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聽、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醫語之。謂六氣者。致疾之原。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世甯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設長喻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入題端汝視履。嗇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數語結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疏也。小頓起

文下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

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惟急於滅鄧者豈非見

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鄰敵爲憂雖楚子可得

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

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策使有鄧釁可乘諸侯將爭欲

滅之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可亦迂矣層層排宕絕

議中最矯健之文嗚呼四鄰固不可盡吞縱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

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

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耶三甥之言謬戾明甚而世猶有追

憾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

咎楚而不咎鄧也推論既確反振尤爲得勢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

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無放桀者耶桀爲萬惡僅有不殺湯之善耳反

自悔以爲失是恥。一善之尙存欲萬物之皆備也哀哉。

引喻作收亦極切當

●朱字綠曰縱殺楚子尙有楚國縱滅楚國尙有四鄰縱吞盡四鄰亦未可恃以爲安總要在己無可乘之釁主意祇此數語却寫得曲折變化不可端倪是篇文氣疏古絕無排比之習又進一格

●張明德曰借古人之迷謬伸吾道久安長治之策炳炳烺烺遠則賈山之至言近則宣公之奏議庶可與方駕齊驅至其文氣疏古絕去排比之習又其餘事

【總評】通體約分四段第一段以治疾喻治國重在患不在四鄰一語可謂直播鼓心第二段勘明楚子滅鄧之故由於有釁可乘如剝繭絲如抽蕉心愈旋愈緊愈轉愈深而卻用一鬆筆揭起敏妙之至第三段再進一步再上一層寫得淋漓盡致可知三甥之計不但不足制楚反致足以亡鄧末段忽用喻言作結正如萬山重疊中一聲清磬庶幾幽遠有致

【註釋】

天有六氣

（左傳昭公元年）醫和曰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氣是不正的氣末是四肢腹是腹瀉惑是

蠱惑心是

拙醫

（鹽鐵論）夫拙醫不知脈理之勝血氣之分

四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視履

（周

易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視履是視察天子賜履的地方

固封疆

（禮記月令）固封疆備邊境○固是鞏固

明政刑

（孟子公孫丑篇）及是時明其政刑

三甥

（左傳杜註）三甥皆鄧錫仕於舅氏者國之存亡之存亡也童子何知焉亡鄧（史通品藻篇）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江黃

道柏（見後楚滅弦黃篇題註）乘釁（後漢書鄧禹傳）光武籌赤眉必破長鄰敵（荀子王制篇）夫威未

始有極也（莊子大宗師篇）若人之形者萬強陵弱衆暴寡（淮南子主術訓）強陵弱衆暴

是侵陵暴是暴虐滅六國（漢書五行志）始謬戾（省心錄）稟陰陽之謬戾者爲小人悔不殺湯於

夏臺（史記殷本紀）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諸侯皆歸湯隋（歐陽修正統論）隋得陳

魯莊公圍郕（史記）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然後天下一（隋楊姓禪國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起筆奇情至理奮然勁悍與怯相

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

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

振槁然豈足爲大敵哉（敵大敵俱是題前騰挪法）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

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

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一從大敵說到心敵是爲大勇爲怯者留一影子結語便回應題首

齊魯同伐邾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畏怯而俯首爲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邾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詞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

入題後點出主意便用義字作骨是得莊公非相視之怯乃相反之怯

或曰世固有以弱

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

再伸莊公真怯之故將量

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

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讐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莊公罪案在此結束以前均是援例到此乃爲定律老吏斷獄無一字沒來歷也

●茅鹿門曰大凡貶題文字須要反復下難使他分疏不得方爲有體此文深得之

●孫執升曰勇者不欲校怯者不能校莊公不敢校耳讀之發笑兩段設難層層折倒真令人入地三尺

●朱字綠曰前半言懲忿之爲大勇見怯有可以爲勇者後半辨明莊公實怯託懲忿之詞以自飾而非真勇結歸忘君父之仇而從之連兵伐人當勇不勇爲不能自克其心則爭讓莫非罪議論聳拔波瀾老成

●張明德曰心敵二字直透紙背更妙在以義字作關紐則大勇小勇不辨自知君父之讐不報而復通於齊駁

得倒末一結更爲後人開一救失法門傳世行遠夫復何疑

【總評】通體約分四段第一段借勇字形容怯字小勇大勇小敵大敵均是四面八方請來陪客賓中之賓也第二段心敵二字尙純是賓體故以勇怯相近難辨作勒纔不至喧賓奪主第三段漸入本題而主義只在莊公蓋怯者也一句以下用一義字爲紐而以不欲校不能校之賓定出不敢校之主第四段發明主義不准魯莊自諱並不准魯莊自解至此則衆賓皆散僅存一主矣結語始字是審義不是示怯頂上圓光筆妙語妙

【註釋】

勇怯

（國語吳語）勇怯盡應三軍皆諱○怯是怯弱

相反

（朱子論語集註）剛與慾正相反

溫克

（毛詩小雅小宛篇）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溫是溫和

大勇

（孟子公孫丑篇）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小勇

（孟子梁惠王篇）王請無好小勇

小敵大敵

（後漢書光武帝紀）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知兵

（蔣子萬機論）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

談笑而麾之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麾是指麾

摧枯

（後漢書耿弇傳）發突騎以麟鳥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摧是摧折枯是樹木上的枯枝

振槁

（荀子）秦師至而鄢郢舉如振槁然○振是振起槁是已凋的草木

勃

（武帝內傳）雲彩鬱勃盡爲香氣○鬱是鬱悶勃是勃發

戟撞

（戰國策秦策）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戟是兵器撞是接撞

騎突

（杜甫詩）鋒先衣染血騎突劍砍毛

賁育

（漢書袁盎傳）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賁也○賁孟賁育夏育都是勇士賁平聲

韓白

韓信白起也○韓韓信漢將白白起秦將

戰必勝攻必取

（漢書高祖本

紀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受屈（韓愈寄盧仝詩）先生受屈未曾語○屈是屈抑攻城略地（漢書張耳陳餘傳）蒯通見武信君曰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

繳而千里定可乎○略是侵略伏尸流血（戰國策魏策）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淮南子修務訓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又人間訓伏尸流血數十萬○尸是尸骸獻俘

奏凱（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受馘疏兵樂曰凱唐書太宗紀王世充降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俘是俘虜凱是行軍得勝的歌叫凱歌犯

而不校（論語）又（傳咸叩頭蟲賦）犯而不校誰與爲仇○犯是侵犯校是計校不能以寸（孟子離婁篇）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餘勇（左傳成公二年）

欲勇者賈罪已（左莊傳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淳焉俛首（史記秦始皇紀）俛首係頸爲讐人役（荀子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爲讐人役

○役是役使不敢校（戰國策秦策）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自解（關尹子）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以自解比而同之（孟子）滕文公篇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比是阿黨的意思去聲不共戴天（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不量力（左傳隱公十一年）不度德不量力論義（三輔黃圖）太學北槐

市諸生朔望會雍容揖讓論義樹下自獻於先王（尚書微子）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直前（漢書外戚傳）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

連兵（蘇軾賈誼論）灌嬰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君子作事謀始（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大勇（蘇軾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天下不能當（歐陽修爲君難論）趙括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

妖祥左氏所載妖祥之事凡數十條今以文多不錄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有識力止一句作伏案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偏空者謂之

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見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焄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稷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

習罕二字辨之

甚斷然只就俗情言之能說到天下無怪方是說理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

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辯之常則輕之抑不知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山何爲而峙海何爲而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怪者有深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尙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辨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

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悟於飫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將釋然無疑矣。

此言常中有怪另闢蹊徑

子路

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生死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

子說

路之問奇快之至

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終。孑然孤立。睽幽明而爲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戰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

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爲一耳。說睽卦之象。神妙之至。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爲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爲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爲一。則羣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聞。豈非遇雨而羣疑亡者乎。此言怪在於常反。復辨論不厭求詳。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二句點出。

●邱瓊山曰。引睽之文。以贊子路。文字恍然惚然。一似左氏。一似莊子。

●朱字綠曰。正意止是吉有祥。凶有侵。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猶晝之必夜。數語盡之。卻以習罕二意爲首。以見聞不見聞爲腹。以死生人鬼陰陽合一爲尾。文字便怪怪奇奇。不可端倪。

●張明德曰。識踞題巔。理超象外。黃鍾大呂之音。不似錚錚細響。

【總評】通體約分四段。第一段力關怪字。詞義嚴正。使譏緯家無可置喙。第二段由常求怪。第三段第四段由怪反常。寫得愈怪。見得愈不怪。子路之問怪也。而以孔子之言折之。故不怪。睽卦之象怪也。而以爻辭之義釋之。故不怪。總之幽明合一。無怪可言。左氏

聞之懼下石

乞孟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纓是冠纓自知之矣

（戰國策魏策）張旄曰孤立（漢書張湯傳）禹

知以御人兩塗（白居易詩）四座

且勿喧聽我歌兩塗無所不至（論語陽貨篇）苟

陽明（尚書堯典暘谷疏）陰陽相對陰開而陽明故以陽爲明

陰幽（柳宗元罵尸蟲文）陰幽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陰陽

和而爲雨

（王弼易傳睽卦註曰）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

灌注

（唐明皇喜雨賦）或噴蕩而攢集或淋漓而灌注○灌是灌溉注是挹注

蕩滌（後漢書

明帝紀）蕩滌宿惡以報農功○蕩是排蕩滌是洗滌

鱗羽（李翊賀行軍陸大夫書）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

齊魯戰長勺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戰乘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訟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

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

就本一事直

入翻起而收筆再用翻結中間僅以宕議之筆出之。可謂善蓄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

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

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

殆必有說也。

順落本義乃是善蓄

馬之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

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

怨虐之不敢判者。刼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

至是皆渙然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

以其情而報上。苟非豫暇之時。深恩固結於法制之外。亦危矣哉。

正喻夾寫頭頭

是道說民之深恩固結於法制之外是緊接上下是例應下文。即就上文進一層起議。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

辱。怵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別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別

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免之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臣之所以脫君也。夫人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惠。有若鈞石子。羔特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無哀矜之實。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人情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常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一。反復畫改而以一筆作勒亦警亦醒。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後人之言戰不同。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昔晉士蔿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柳宗元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烏足以知之。有此餘文題意方足。

●孫執升曰。戰刑之大者也。折獄自可通於戰勝。無論宋陳孫吳何足知之。如此論戰。王道存焉。故以得民心結之。

●朱字綠曰。前路頓宕而入。逼題至必有說也。其勢漸繁。仍用喻意宕開。再引子羔反復論之。然後合題數語歸。

到用樂死之民。於必死之地。所以取勝。復引士蔦之言爲證。而斷柳宗元之非以結之。大開大合。文勢舒展。○戰有戰本。有戰術。得民心本也。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及曹劌所謂以我之盈。逐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亂。皆法也。不講夫戰法。率樂死之民。徒相與就白起長平之坑。是夫子所謂棄之者也。是故禮樂慈愛。機權韜略。二者相須。缺一不可以戰。

●張明德曰。王道以得民心爲本。非獨論戰然也。然古今長勝之策。卒不出此。先生之文。能於小中見大。字字皆廟堂勝算。不當以應試小技目也。

【總評】通體約分五段。第一段翻起。翻收。是欲展局勢也。第二段聲明本義。而將吐仍茹。將發仍收。必待第三段提出法字。來襯情字。則作意迎刃而解。第四段用子羔之事。一證。第五段用子厚之文。一撇。見得戰勝之故。全在民心不特。曹劌是解人。卽魯莊亦是解人。彼宋陳孫吳皆不足與解人之列也。文氣敷暢而疎落。是東萊得意之筆。

【註釋】

兩軍相望

（吳子）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迂闊遠於事情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

而闕於事情○迂

是迂。疏闊是闕。大

宋襄（見卷三）宋公楚人戰於泓。篇題註。

陳餘（見卷一）用兵篇。

孫武（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以爲將。破楚入郢北。

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史記吳起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

見侮（莊子天下篇）宋鉏尹文見侮不辱。救民之闕。○侮是侮辱。

曲士（莊子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是拘曲。

機權（晉書郗超傳）謝安入掌機權。

韜略（史記）太公兵法有六韜。○又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子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是拘曲。

機權（晉書郗超傳）謝安入掌機權。

韜略（史記）太公兵法有六韜。○又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

良受黃石之符。三略之說。○六韜是文韜。武韜。